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八

雜序

上饒張孟循行卷趙東山

昔者吴公子札使魯觀於周南召南以及雅頌其德之大小治之盛衰與夫憂勤怨思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雖多而不能從政専對為無

葢詩道與政通固如是乎葢嘗聞之古之為詩者辭與聲皆出於其情夫人情者禮樂之原而治道所從出也士將學為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交四方之政則必盡人情以通於禮樂詩三百篇雖異時殊事發於人情之天則一而已後世為詩者辭與聲既非出於其情則固不通於禮樂而無關乎治忽君子又奚取焉雖然時有古今道有汙隆而人情則無以相遠大風作於漢而河汾王子知其霸心之存石壕新安作於唐而魏國

韓公有感於兵制之失夫豈皆不出於情而二公所言若是士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無事於四方而學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後世之詩雖有合於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爾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於古者乎侯上饒之選也癸夘之春自盱江來新安為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于總制王公王公所以深敬乎左轄者不於其幣而於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賦詩以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侯於星溪之篇盖

有取焉既為詩一章題其後復手書之以寄予海寧山中予寢疾累年舊學都忘因三復孟循父所賦而竊有感焉夫盡人情達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廢興之由此詩道所以與政通蓋古卿大夫之學也而孟循父得之其卒成二公之好而以佳賓見重於主人宜矣乃即其詩辭所及推本季子之賢孔門之教曁近世名公鉅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嗟夫吾聞國風止於澤陂蓋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有偉人焉

上下古今究觀真濫以其法於人情之天者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候與吾於張侯有望矣

跋黄侍講送鄭仲舒序　蘇伯衡

右侍講黄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傅藻所録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録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為幸今再觀於麟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為文改處輒塗以濃墨

既脫稿即以齒練之糜爛乃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令顧於仲舒面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為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為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衒耀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官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為世法

戒且以自警云

跋陳子上書　蘇伯衡

嗚呼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不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

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再一見於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

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凛凛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

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羣書百考跋尾　蘇伯衡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歴三類靡

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聞其升陑分陝之說以為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吕公閱其禹貢考以為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吕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為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為憾也比邂逅先生諸孫桴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

以為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曷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絶學之指歸示一王之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為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鹹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

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僅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為之慨且懼焉

書清晏閣識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游間出此記以相示

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晏安荒於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晏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盖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

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内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録之

環秀樓序 朱升

秀悉救切說文禾實也從禾乃聲證以夫子之言秀在苗後在實之前則非禾實先儒以為吐華詩毛氏傳荼茅秀也或謂茅秀於茅華非也茅之未華方自苞而出者柔輭潤澤其名為荑荑荼聲相近若其既華則蓬蓬然詩人不當取以為比矣以此而意之則禾之秀亦其

將華者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後人以秀為草木茂美之通稱故歐陽稱嘉禾曰秀東坡稱花竹曰秀俯察之書以秀言山始於赤松述論以秀言水始於管公明指蒙是後山經地志因之登髙之賦臨流之詩言秀者不可勝舉王制命鄉論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漢始舉秀才東漢避世祖諱曰茂才魏晉以來復曰秀才至唐中葉秀才科目甚髙而難得無敢應者漢謡

有曰天下俊秀王叔茂晉羅含為江左之秀謝道韞為閨房之秀宋衷淑謝莊江東無我卿當獨秀以秀言人始於夫子人者五行之秀氣極於周子人也者得其秀而最靈新安巖鎮方公搆樓生墳之側顏曰環秀想是樓也近則環之以竹樹之秀遠則環之以山水之秀而人之秀者游居其中也游居其中者主也環其外者賓也有是主斯有是賓也方公字聖清清秀之義也其女夫孫仁遠秀人也裒諸秀句積成卷軸請朱升秀才為

之序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為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為酹文一通為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於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

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兒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

兼所注釋謝翺臯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兒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於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閑寂寞之濱者不止臯羽一人而已也

臺江夜泛詩文後序　王褒

昔司馬子長登龍門探禹穴徘徊江淮之上而文氣振發蘇子瞻望泰山覩黄河揖讓京畿之内而文思宏博

此覽形勝訪陳迹俯仰上下古今豪傑之士所同也而世之人矻矻勢利役役聲色坐為得意感目此以為迂噫局量褊狹思慮汙濁其有識於斯哉洪武辛未之冬鳳陽王公子守正客於閩艤舟城下閩郡鄭孟宣廬陵胡光大過之遂脫衰命酒共載舟中於時霜降木脫月出水生沿洄螺女之渚顧瞻粵王之基餉屈原酹伍胥揖彭蠡酒酣擊節寒風北來索筆摛文分題賦詩章就而寐明日袖所作走以示余余披誦四三猶入大藏登

武庫雖寶玉器物滿前而隋之珠卞之璧兌之戈和之弓終玩不厭公子且徵序其後夫蘇與司馬所歷者遠而所見者大故泄於文者振發而宏博執是唱和其有得於古人之所得而世之所謂得者烏可盡哉書以繼之能無形纖之覺

跋劉府君墓碣後　方孝孺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

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盖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韓復陽墓銘後　方孝孺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能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士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常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

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為最寡吴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

拒皆古道也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為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為足恃耶錢唐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

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吴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最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為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為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

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

感哉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

文必以余言為然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八至三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九

雜序

題項明軒先生筆後 林右

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亡之時其民不忍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戰守至力盡闔門就死不辭及易衣冠相顧涕泣其老者至於貧困終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

之深如此哉嘗考之自三代以後享國家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然漢唐之亡也其君皆得罪於天下故奸臣悍將因時而取之取之之際民亦安然其覆下不知先孰為漢孰為唐也如宋之諸君皆仁義人也不幸廹於強敵一旦而亡天下之民有如赤子之去慈母戀戀恩養之深如之何其可忘也以民之不忘宋如此則當時受其禄者可知矣會稽明軒項先生嘗仕宋為郢州叅軍當元丞相巴延駐兵金陵先生與御史賈餘慶同奉使

至兵前視巴延直辭不少慴及宋垂亡聞文丞相斬關出戰恨不得與之同死噫使先生得秉國大柄當必有所建如天不祚宋則其死節豈文丞相之後哉惟位不滿德姑處山澤故因之以恨死不瞑目矣先生之孫復今以進士起家仕列侍從將致通顯此亦忠孝家之報耶

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楊士奇

右永樂七年正月胡文穆公雪夜見過倡和之詩是年

二月公扈從太宗皇帝巡守北京予侍仁宗皇帝監國時善畫者皆詣北京公言至北京必作一圖附録二詩以示後人公既至北京屬時職務繁不果作及南還又皆縻職務既久遂不復在念憶公嘗語予術者言同官中吾兩人將老得退果若其言即各具小舟可二童操者舟中貯書册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徑入舟同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櫂及君入舟處君獨歸廣不過君竟去君訪

廣亦然但沿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共適餘年他日又語予曰吾兩人情義實兄弟後死則銘予諾之顧時亦謾言耳豈謂公遽先予沒也公沒後半歲餘夜夢偕公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公起首句僕續第二第三公續第四第五僕又續第六第七八終結句既覺而忘第五至第七三句余悲愴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灑對夫容鷺渚魚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船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

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黄鶴過江東則又思具舟過訪之約皆夢中語也空餘後死亦何樂哉蓋公沒九年始克譔述公墓碑又十一年理舊書得公雪夜過訪之詩遺墨如新永嘉謝君庭循觀之為作雪夜清興圖遂録予所和詩附公詩之後冠以謝圖而識其末遂因以及吾交友存沒之情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七日某識

題六檜堂卷　黄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劒瞋目以脅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蒼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衷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娱忿秦檜之誤國痛

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嗚呼㚟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㚟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娟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詞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

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輿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與

題宋歐陽澈譔告身後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襃恤之命也葢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絧言和議何克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倫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

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金陵送別卷後　蕭鎡

大理寺丞李君奎為監察御史常受命巡歷浙江適戶部侍郎河南王公督運於杭頗失紀律君即劾奏之既而復巡歷蘇松諸郡郡人相謂曰是御史蓋常劾奏王侍郎者也皆狠顧脅息凛然不敢犯一時語御史得大體者李君為稱首其還朝也大夫士相率賦詩贈焉題

曰金陵送別至是君以求予追作之予以為古之人為文章皆述耳目所聞見以紀一時之實若追作之則必想像摹擬致揄揚諷詠之意其失甚矣君安取斯乎予非敢以古人自居然與君皆學古道者也學古道則無以復嚴命君其無責焉

書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後　程本立

昔元世祖之取雲南也師未出境遣三使入大理諭之許不殺掠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

一蠻方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誑磔其屍於樹下師及城勅姚文獻公樞盡裂槖帛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而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文獻為文以祭火其骨函送三家賜其家蠻口人數十世無有與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蠻口分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詔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冒有王氏子事見姚文公燧集中本立嘗聞而悲之夫人莫難於殺其

身三人者不難於殺其身而難於屠城可不謂仁乎然名位不詳於記載子孫不終其恩惠何以勸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哉今讀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而後知上有咸五帝而登三王之君則近代之規模為無足觀下有浮英華而湛道德之臣則士之碌碌者無足數也何以言之元大理之役使於興師之後師既無名勢已必取縱三使能諭降之亦不存段氏之國矣自元氏取宋以有天下百年之間天實厭之眷命皇明掃除

湔洗永清四海元君北遁天下已定而其遺孽梁王猶負固西南漸被弗及於是翰林待制臣禕奉詔以往諭以天命俾知所歸彼乃自絶於天待制公遇害而國亡矣然天朝猶以八年之久而後聲罪致討其於師未出境而遣使者規模之大小何如哉嗟乎一人生死關乎一氣之分合天之所以不靳公之一死者蓋將以剪元之孽也所以剪元之孽者蓋將以雪中國之恥一天下之心也然則以公之所處者言之死可輕於鴻毛以公

之所關者言之死可重於泰山矣而況公以博古通今之學養德制行之實發之為經世載道之文流聲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者又豈三使所能望其萬一哉不然何三使若是之碌碌無聞也雲南平之十年賢王在蜀顧瞻西南慨然興懷若曰善善長而惡惡短國朝文節之臣有如王待制者我其可弗恤其嗣爰命使訪公之家於金華得其子紳字仲搢者致之國中恩遇甚至且嘗筆於近臣曰匪私王氏於以勸忠於戲古之列王有

若是之賢乎彼三使之子孫有若是之榮乎仲揩又得請於王自蜀走滇將求父之遺骨以歸求之百方不得乃設主而祭號慟幾絕於是渭北為文以弔公之靈以慰仲揩之哀即其文而論其事則天朝功德之盛也王國風化之美也臣之忠而子之孝也皆於是乎在本立能無言乎雖然纂脩元史公實總裁不知得三使之姓名而書之否果得而書之則三使亦頼公以不朽矣

跋韓國華神道碑

何喬新

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彥國撰王珪禹玉書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文而富王二公常與忠獻公同居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章不多見今觀此碑序事質而不俚贍而不穢殆非稚筆所及蓋宋之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執事率用文學之士故士大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過人如富公是已自元以來所用以為公卿大臣者第取其體貌瓌梧音吐洪暢而以文學進

者十不一二焉故雖耳目近事亦懵然無所知不獨誤以伏臘為伏獵杕杜為杖杜而已或譏其然則諛佞者又從而解之曰夔龍稷卨所讀何書絳侯灌嬰重厚少文者也執用人之柄者遂以為當然而不之怪嗚呼以卿相之位而委諸不學無術之人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夫

書岳鄂王廟記　徐溥

宋建炎間金烏珠南侵攻陷常州羣盜四掠宜興皆為

所蹂躪時岳鄂王方提兵抗禦邑令迎王移屯其地兵出屢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人圖像祠之學録周端朝實為之記歷歲既久人習稱岳廟因訛傳為東岳之神歲時男女雜糅祈福於是蓋廟記既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後人築城復寘之亂石間莫有知王之功者近歲士大夫稍知之欲正謬妄而小碑亦以城圮而出雖殘缺不完尚可考信蓋王之功當不可泯也於是令邑令武陵陳君重脩其廟而仍刻端朝記

於石陳君報功之心其即宋令戴君之心也乎刻成予故書其事於後記云王設方畧降馬臯愲林聚而史則云盜郭吉遁入湖王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其事不同豈臯聚既降而後遣之耶俟考之

毫溪書舍卷序　柯暹

宜興邑西二十里為亳溪上舍生尹廷佐家在焉廷佐年少嗜學家多書因號亳溪書舍及領鄉薦來京師求搢紳大夫士詩文一卷謁余叙諸首余初未識廷佐時

見劉養正鮑景昇道其為人若出一口欲一見之既見
廷佐年甚富氣甚清言動甚規矩信二子之言無過情
及觀令亳溪書舍卷吾友張君士謙為記勉而期之無
不至諸君子亦皆許之無異於養正景昇信之無異於
余且知其雞群野鶴之見稱師友間已非一日而余將
何以復其請焉夫一勺之水似海之水淺深不同衡茆
之居似數仞之居高下不同匹夫之言似聖人之言是
非不同亳溪近大江去海不遠觀者知其淺深書舍之

左右有隣遠近有郡邑有都城居者知其高下若書之是非則自六經之外子史百家棼棼若牛毛繭絲之雜出仁義道德之言雖廣吾安居闢吾正路茍不得其門未易入也去仁義道德之言雖誘人於荆棘之塗而能快人之所欲防之少懈未嘗不駸駸入於其中廷佐體之已久擇之宜精而余復有是說殆以奕射規矩語秋羿輸也然游聖人之門聞學不厭矣聞加年而學易矣聞學如不及矣聞仕優則學矣未聞知可盡而學可止

也昔晦菴朱先生以易之敬義名齋得持敬之本於中庸之戒慎恐懼得明義之端於大學之致知格物劉屏山得不遠復三字謂入德之門范文正得忠恕二字謂用之不盡廷佐於此亦必有所得顧余未盡悵悵焉進不能師古退不能諧俗不自知其為不可或又謂通於今不必根於古諧於俗不必本於經吾斯之未能信廷佐擇焉

書鐵崖先生傳後　張汝弼

鐵崖先生雖出自會稽而寓吾松之日最久遺稿最多故沒垂百年而松之稍識文字者罔不能道先生之名然謂其爲邊上梅則所未聞也豈邊梅乃先生家居時所號而特行於會稽諸郡耶在松所書鐵崖之外有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之號不一如香奩詩等則書桃花夢叟錦窩老人此又因事而偶筆固非常號也常號不脫一鐵字雖各有所因亦豈不以胸中之錚錚烈者有侶之乎故其隨

所寓而署其所者亦不一如小蓬臺等亦皆泯迹獨草
玄樓尚在郡中迎仙橋之西不知幾易主而今為朱氏
之居然嘗詢諸故老皆不知先生之後果何如也今年
予以會試寓京而其族孫豹亦由貢而至適得見其所
衷鐵崖律賛諸作因識

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　張汝弼

故國子學録安福李先生本素司教吾華亭時嘗謂弼
言台郡陳先生璲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間脩大全

諸書始欲詳緩為之後被逮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又聞宣德間章丘教諭餘姚李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纂脩臣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至公之論開來學也泥者中無權度執以為斷陋哉

石鍾山記跋 張汝弼

弼東吳人也未嘗一至彭蠡湖口但嘗誦蘇東坡文有

所謂石鍾山者謾不加之意今年取進士觀政兵部之武庫郎中王公尚忠出是山今古題咏觀之快讀一過嘆曰嗚呼甚矣知己之難遇也豈直其人哉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名之以石鍾者其誰固知之矣酈元東坡亦知之矣李渤固弗知也然酈元東坡知之亦未盡歟盖元之言曰微風鼓浪與石相搏而聲坡以石有罅竅微波入焉而聲皆曰微而已驚風怒濤奔騰撞擊之時將何聲乎豈止噌吰乎窾坎鏜鞳乎意其雄偉詭怪極天下

之奇觀正在於是不止景王之無射獻子之歌鍾也然而微風鼓浪可舟而聽適驚風怒浪傾檣摧楫誰暇詳耶評之者正漁工水師不能言者耳所以極古以來無一人詳著文字間者嗚呼人之於山非有情以蔽忌之也知者尚如此其鮮人以眇然之身寄於百年之間必欲人之盡知任之必當不已惑乎所以古之豪傑恒鮮遇雖然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之如此必有能探東坡之意而詳告我者亦玆山之遇也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八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

雜序

蘇子由告身跋　李東陽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

化四年以舊業為隣人所侵攜虎持誥愬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户為之裝飾張誣為質物貸金若千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仵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户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為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攜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

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葢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爲八寶者幾爲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紀所建三蘇祠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書陸中所藏卷後 李東陽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為卷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視猝不知為何人筆也因撫而嘆曰人之老少其異一至於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畧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況卷尾

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俱藏並録無所遺失同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咈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為不足校也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李東陽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潘日

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為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宗者自稱為宋遺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嘆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

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革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於膚敏祼將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交遊别録序　黄孔昭

景泰中予在邑庠所與交者陳君儒珍張君存茂王君

希文應君志順高君廷美謝君世懋世懋之從子鳴治林君克憲克憲之從弟一中凡十人皆於予為益友既而予與一中領景泰丙子鄉解鳴治領天順巳卯鄉解庚辰予第進士官工部甲申鳴治第進士官翰林丙戌一中亦第進士官刑部則成化三年也於是三人者幸相與同朝蹤跡日益密誼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門墻同里巷公退無事則或引壺觴唱酬以自舒如是者無間旬日時或以事相違遠則惟離羣索居之懼凡所

請益所勸勉所規戒卒皆於往來詩牘焉發之如是者先後餘十年如一日雖家人婦子亦皆知通有無急患難曾未嘗以彼此爾汝而相纖芥也予雖涼薄而歷工部以至今日前後無顯過亦惟多二君之助故吾鄉稱一時布衣交遊之盛必歸予數人者自前輩稱宦途契好之真亦必歸予數人者今年春一中以推選得僉憲福建予固喜吾道益有為而得專其施於一方也而不能不眷眷焉者豈私情哉昔人謂江湖之憂一中以之

而其在朝廷者吾二人盖未嘗無焉雖然予所與交兹十人者世懋已即世儒珍存茂克憲尚淹庠序希文志順以上舍生鄉進士相與家居而廷美方入南雍曾未數十年而皆散落不常若是而一中復奪於王命以去予何能無介然於懐邪因與鳴治取嘗徃來詩於一中者凡若干首序録之以遺一中用識久要之誼噫後數十年試取而讀之吾十人又安知散者之不復聚聚者之不復散惟親不比疎不忘窮不屈達不驕庶不忝於

前聞人而子孫亦得以世講之不忤不然亦奚貴於斯錄哉

五同會序 吴寛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我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内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

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内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吴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今之顯於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賢世太僕寺卿吴江吴禹疇吏部侍郎古吴王濟之及予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於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

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絲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於左者為予並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玉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運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頹然以老可嘆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玉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髙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可得而待也

書先忠壯公封王宣命後　程敏政

按舊譜忠壯公宣命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近於琴川壺溪譜得其全文乃封忠烈王漢字及蒙古字分行書之考宋元制凡封贈諸神祠五等之爵以次而進其封號自二字加至八字而止忠壯初累封至八字侯遂累加封至八字公至元始封二字王而舊譜云即封八字者蓋因宋封八字公而牽連誤書也又按勑牒與宣命所施不同此本勑牒而謂之宣命疑當時可以並行亦有宋制拜使相者或降麻或止用制之意云

同年劉君易字序 曾鶴齡

父名友字古之道也字弗當於義弗稽於韻友之過也知其過而不與之正則吾徒之過與嚮者之友均矣一日公退之暇脩撰尹君鳳岐陳君叔剛孫君曰恭主事洪君宗磊坐予家閱文字中有謂禮部主事劉球求樂者尹君笑曰求樂之樂當讀為音樂之樂乎抑益者三樂之樂乎樂而不淫之樂乎將安所適從予曰音樂之樂耳尹君又奮袂箕踞曰名既謂球則球何求於樂樂

當求球是於義弗當矣且三聲皆可讀是於韻弗諧矣不為易之何待陳洪二君相顧曰試商之易之當何以以浴孫君孫君退遜久之乃曰球音屬石石之精華者為玉故或以玉代石鄒孟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是也今九成之樂奏於天廷而以玉振之且有顯微宜易以廷振庶與其名相成焉尹君曰然坐客皆曰然明日以言於館閣遽有應聲者曰劉君年幾知命矣亦丈人行矣惡用易為已而衆共籌之皆曰人生上壽百

歲計劉君未及其半誠易之則後進起敬於稱謂之際為日甚長何可因循哉易有之不遠復無祇悔易之為宜以告劉君君曰竊懼未稱耳誠以見呼敢不唯唯予退復思之劉君策上第列職春官又舉入經筵兼太史所歷皆禮樂之地非球之廷振而何夫豈吾徒得顒望之而然邪從而易焉則天下之士不謂吾徒為諛因序而請劉君易之謂凡相稱謂者悉之

獨樹軒圖記跋 張寧

王瑞之所居芝松里外户少西有大椿本專前墉未出重屋枝葉旁達下覆輪囷蓊欝望於里社不知其幾十祀矣成化初其姑之夫陳秋鴻過而樂之因以舊藏徐大章手書獨樹軒記及徐孟配製圖為贈所以欣文物之會合而成美於瑞之也瑞之什襲聯屬求予題詞夫天下之物間見則貴貴則必取羣見則凡凡則易捨貴凡得喪蓋嘗相半今杭州諸山多故宋遺植方大章記作時芝松之椿計已成木彼獨此衆故作見賞而椿蔑

聞今相去幾何春波空無宿蘖而芝松之樹至今猶蒼
翠自若生意未涯予所謂貴凢得喪相半非耶葢物之
存亡久近固自有數至於久久近近亦不可謂都不由
人彼春波徒為大章僦居則去住不一主家儂既無姓
名可傳一聞工師之求之言默無惜語惟戟手稱謝則
其人可知矣柞之必取其可後乎瑞之讀書好古博雅
不羣誅茆卜居信有杜子美之意其於翰墨流傳稍涉
形似如記如圖者亦復愛重若此況其家植乎迴視春

波萬不侔矣故物之貴凡久近必待人而定非特植物也事皆如此而盡誘之數非扶世之論也抑聞古有椿春秋皆以八千歲為候今芝松之植人物事數相遇若此得非其遺種乎請因以為瑞之壽

題錬雪齋詩文册 張寧

陸羽茶經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節候有似神仙家鍛錬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隔渟浸者是尚與陶轂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

方宛有真味迨醫所謂上池之水於茶絶宜合羽法與
𣪍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册中作者皆
鈎深道遠脱畧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先輩之竒於
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
室妄自標榜者絶少為之文者亦惟紀敘其實而華之
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由宋及元人不古若凡
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罷物繪一樹石皆巧有
名稱以相矜侈為之文者一切依題並號固已淺近況

有立異以為說鑿空以為高徇俗以為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蓋蔑如也於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樸既敗巧偽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於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記有說有題詠皆為崇德陸景宣作為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於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也顧瞻遺文益增浩歎也

陳廷采水竹卷跋 張寧

水竹居記序皆作於至正二十四年則元末也記言六十年前猶有故老能言水竹院落之勝且及孝廟金字御書則故宋時也因兵革擾抗而佳境蕪廢事千本朝鄭元祐何得都不省顧直言感令悲昔意無窮盡推其隱曲必有深慮獨見大惜天下重罷失於其御故因小寓大而形諸言非特為風景也自入聖朝今百有餘年非特東南山水發祥獻瑞而普天率土衣冠禮樂彛倫風化盡復中華之舊使元祐尚在則向記中之悲感將

轉為頌中之欣戴而可嗣書於此卷矣第念卷中作者自元祐下如楊孟載楊鐵崖錢曲江諸公皆繼述無聞而充溪水竹之居乃遷止錢塘西溪窔切故院落之地此記殆為之先兆也清虛處士從孫廷采以遺卷求題因書數語復之

書徐汝佩卷　王守仁

壬午之冬汝佩别予北上赴南宫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宫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

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為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賫粮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獘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為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
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
則汝佩之為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
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
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
居乎予默默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
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
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為奚居汝佩曰始吾

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盖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為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為心相嫉媢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

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為是也亦未為不可而所以為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

諸已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巳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睹不聞

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脩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為問予頷之而弗答黙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書東齋風雨卷後 王守仁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

於無窮亦何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閑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

録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哉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箠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題方孝聞先生手簡 黄綰

先祖舊藏遜志先生墨蹟若干幅有一柬與禮齋者乃遜志之兄孝聞先生手筆名字下剜去一半存者一半視之乃聞字之半戶及讀之有漢中舍弟小舍弟之語漢中乃遜志為漢中教授時所稱小舍弟乃季弟孝友

也則知為孝聞先生者無疑盖人但知其弟之可重而不知其兄之可重也昔遜志有云某所以粗通斯道為薦紳之後者非特父師之教亦吾兄訓飭誘掖之功也

按脩史私録云先生字希學濟寧太守愚菴先生長子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典禮疏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寖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為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

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昏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文為詞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論議甚偉由此觀之則知世之知其弟者果未知其兄歟故并著之以俟論世者之有徵也

三山紀會録序　舒芬

古仁人立言之遠曠百世而不受知者屈子之離騷是也離騷自淮南而下説者數十家奚為而不知邪屈子者知道者也離騷者訣絶而思傳道者也説者以為怨誹憂憤類以楚聲湘纍悲哀之辭視之豈知離騷者耶夫傳道之言在今日豈信於子思孟子耶屈子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與子思所論費隱同邪異邪又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虚以待之兮無為之

先與孟子所論夜氣同邪異邪且孟子而下士孰知王霸之辨者屈子乃言曰昔三后之純粹兮是非真知王道之純粹邪又曰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不差於乎踞嚴敬而不忽大中不差此兼内外該本末之言也非三后所謂純粹者邪存社稷哀民囏躋王道等伊吕屈子之心也而不得遂焉亦樂天而安夫命矣雖離騷見志亦豈必其道於來世邪或者見其有邑鬱太息流涕之字則謂其憤懟見其有麾蛟駕龍發東津至西極

之辭則謂其嫉世逃虛是豈知屈子未嘗不豫之誠邪
歲正德巳卯予以言事謫司番船偶九日登烏石髙處
長嘯孤咏若將騁宇宙之寥廓也同年平嵩知之攜酒
至俄而東岡越坡浴陽皆攜酒至且眺且詠若將觴我
樂我也竟此日十日再此四君則有各為詩數首屬予
和且屬通録所賦句為一卷以紀清遊予以斯遊於四
君信樂矣若芬者方處孤遠慮患之地人豈以為樂耶
昔者屈子之樂人以為憂并與其道廢之也非四君孰

知予嘯詠之樂耶雖然道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樂位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憂一遊奚待哉詩録去懼覽者視之騷也因敘屈子之仁先之謝四君能知已也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九

明文海卷三百

餘姚黃宗羲編

序九十一

雜序

四遊記序 方宏静

萬歴甲午余春秋七十有八造物者既佚我矣而夙有嵇生之懶四方訊問久不能裁四壁圖書悉付兒輩所不廢者遊也自春徂秋遊之有記而系以詩者凡四命

曰四遊遊之所之近則里門遠未及舍枋榆之間其大者也迺若一丘曲折緩步躋攀幽谷逶迤日涉成趣時而偕登時而獨往未煩策杖輒復振衣每謂列子之遇南郭頻類非情蔣生之通二仲亦何不廣是以無懐田父隔籬可呼有斐青衿倚輗而和盖日一至者非數月一至者非踈惟其辰之良興之適云爾也至若委巷雅談桑麻情話意之所觸手不盡書率爾口占漫成韻語副在奚囊未暇悉紀盖別帙焉記槀或攜至白下好事

者見索兒輩不能給遂梓之然余所記大都直寫所見所懐庶幾不下帶而存者耳詩則具體詎曰能工且檢閲既停藻繢無色寧事抉奇以干天損君子是以遠翰墨也夫遊心淡漠行不知所如一技逍遥六合且臨是為天遊天遊者物莫能攖居常處順所以俟命也余年運而往矣惡用役役乎擬諸形容而記之而詠之為哉余過矣

郭桐崗園亭序 王廷棟

郭園者我郡侯大梁桐崗郭公之所築也予聞茲園接壤吹臺夫吹臺者往牒之所艷賓客之共欽也是獨其臺之勝哉以孝王之築而且枚馬諸子遊其中耳臺信偉非附名賢之跡曷能表於後世然則臺之勝人重之也故予於是不欲侈其園而鄭重於其主人自公之有是園也巾車日駕自郭徂郊遂乃夤緣隈隩遵歷幽深陟矚敞曠每情景適會則遺形兀坐澹然忘歸於是廣樂志之論擬閒居之賦理釣弋之事裕衎樂之需其欵

扉而願接者非沮溺之倫則求羊之眷也其考度而求貯者非種稑之種則播殖之罷也其發笥而每試者非農蠶之譜則稔歉之占也其俯聽而畢從者非父老之訓則丈人之教也至於訂六藝之訛缺會百家之異同窮四序之變化攬萬物之始終然後蓄其言行而得其精粹上之叩羲孔之奥下之入賈馬之室深之獵禮樂之原淺之涉技能之圃偃蹇一區而志在五嶽優游卒歲而業謀不朽游而天游觀而內觀者也故雖遘五百

之運丁利見之期當無諱之盛海内縉紳之徒靡不攘臂議進彈冠策征猒家食而急赴會矣而公獨以鴻漸之羽遠跡於燕爵之羣鳳覽之姿矯蛻於埃壒之表此豈復思驤首於天衢垂涎於榮禄者哉及其遵養既久潛伏遂貽升論有歸徵責屢至事非獲已義無所逃然後舍初服而綰郡章故雖簿領回亂而詩書之好不衰簪紱攖被而芰荷之製在想彼方朔沉酣於金馬長卿托疾於文園元暉登望於郡齋古今一揆心跡無二矣

予常謂必忘世者而後可以用世何也有人於此即使具帝王之畧負康濟之器而隨世苟就毁其廉隅雖措注足觀亦陷為貪競之流美非所以砥礪名行也否則溺志隱淪抗憤不顧斯孤介之節而戾於中行乃迂士之矜談非邦國之攸賴也又或涉退以媒進階寂以覬闚馳情於彼而假步於此則終南之誚北山之移所由興焉斯欺詐之雄而巖穴之辱也然則若公者豈不彬彬文質一弛一張屈伸比於龍蛇晦明則此景曜隱見

譬之麟鳳者哉抑今世士或出寒素一日驟達輒侈狀忘其困苦公則至貴之枝葉而同姓之葭莩也其綺麗奢靡之事固生長所習見而獨折節儒生發憤經術乃其謙抑儉約視彼銜芽崛起之士顧不逮焉斯其於世俗可謂振越不染矣至其為郡則一意根本墮絀文飾禮耆舊而踈新鋭先訓諂而後法比獎質木而罪深巧力在芟拔而疑近必貸性本沈渾而伺奸莫售由是室無請間之賓案無昧投之牘庭無敢欺之吏野無忍負

之民强教說安仁施威濟固公卿之待次三事之必践也而今世法沿漢制凡侯國人不得備宿衛而以此限其子孫即使有韜世之智撥正之才切世資而中時用者生於其間而亦使之厄塞不究歟嗟乎天之生才而無意也則已使天之生才而非無意也則必有豪傑之士建議非常祛因襲之失動當宁之聽伸積習之累而竟公之用者矣然則公雖欲歸老是園也其驟可得耶園乎無恨主人之歸晚也然他日借公之重而得與梁

園並稱則茲園也不為不遇矣

跋東坡玉鼻騂公據卷 羅玘

東坡恐李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世多多公陸氏之先得而藏之予獲觀於京邸因感而推知前世凡鬻賣莫不有券矧田廬之重謂之世業不言可知獨不知馮道當時習於賣國國尤重也亦嘗有券否當與千古有志之士質之附於是卷之末

半江序 李承箕

謝德明居紫水之曲古岡城西人也以半江自號其志識豈塵埃中人也哉白沙先生咏之以八詩予嘗訪半江半江出示予予曰半江取其半而不全何也意者有取於水歟曰一江吾得其半亦足以自老矣其間往來而利涉者順境居少逆境居多慘晦清明形於天而去來忻戚動於中棄其半以與人吾不與也予自楚經吴以至於越明而行晦而息心境泊如無所起也江之半君其與我乎哉然而半江不出戸庭者幾年其蕩滌垢

汚不往不來停蓄乎自然者有非予之所能及也予聞溟海之上多異人混迹於魚獵之間非人所能識也半江亦嘗遊乎汗汗漫漫浴日滔星之天而見之歟為我謝曰黄鶴樓西李豕箕者嘗以月夜登樓望東海而長嘯其毋壤蟲我也哉

新城最賞亭　夏良勝

古今肇置郡邑必有名名以義制者也或以山川或以物産或以人事或以瑞應或以封域或以道途或易其

故或反其初若吾建昌郡隣於建封域名者也郡隸邑曰新城者吾再過之無尺堞焉制以義弗副考之志弗宣强附數者而弗受因隱度飛鳶巇嵲與日山東巖相邐迤水循麓九曲洞濤作鳴聲㞋遊曳踵凌兢不敢俯仰視雨潦至涉弗利也故歴兹年數猶完城然或曰邑多君子足以攸塈今時出賢者若陳公員韜段公敏民用以阜阜則思義義可使而固又大於城然雖然未之安也吾承乏刑曹時聞徐令繡上工築狀矍然曰有是

哉役其興也兆於命名時耶吾調選部聞徐令以憂去懼其廢也代者得黄君瑞卿寮長鷗溪子曰若署吾州學也其教行吾應之曰其校文於吾省也為得人披籍而索之廵院之旌揚者再撫治之旌揚者一於是預卜城之成也無難矣無何吾郡守鈌又得韓公韓公有賢名者又知相與以成者不獨城也今年某月城果告成韓公狀於監司於按於撫咸下覆實瑞卿受功賞焉於是益信韓公之亟於為民而容其下瑞卿之情信於上

而安於民簿尉而下不敢有其功而祈吾言以張之又知事之成同而敗異之不誣也噫一城役耳而有數百年之兆合數人之賢就數年之役又不知幾何之財幾何之力迺遂其成若此其艱矣乎而顧不思所以守之者乎然而成之者令以為民而守之者民以為令令弗愛委而去者有矣民弗固潰而逃者有矣獨城足恃哉使異時有登城嘆者曰新城新城不負名也殆與山川争險勝憑城而生者思吾瑞卿猶陳段也邑之君子志

載之賞斯上巳乎

題李時行書卷後　儲巏

右東坡贈王定國詩鄉先生李公書也初閩中鄭公定以書名一時名流爭慕之公得其所書秦淮海小詞手摹之二十年遂別出意態放逸閒麗成一家書公性最遠淡獨嗜書不厭每過交遊家不問其在與亡也輒易冠解衣襪行坐哦壁間詩命紙筆疾書數十番欣然竟日以去妻嘗在蓐公為治湯具就煬灰作字指畫腕掣

不少休久之聞兒啼聲始悟其妻須飲也公名止字時行仕至青州推官其歿也妻子貧無所歸寓莖于青而家焉嗚呼可以見公行已前數十年公書流落人家者尚多時人不省重之今購之者高價不可及已盖古人雖文墨細事亦有泯没當時者然其輝光精采終不可蔽故公之書亦暫晦而卒章也此紙為西園丘本和氏所得既而貽其甥方生禾西園好古工詩歌行尤醖藉死六七年矣至今里巷間亦不復有斯人嚾盖慨吾郡

前輩淪謝遺事往往不傳今人至有不省識姓名者況其大者乎竊欲訪而録之未暇也適禾解試持此卷過余乃述所聞題其端而歸之庶覽者知公之為人盖予之所嗟慕者又不但如公筆劄之妙也

長門四時賦序 陳鶴

夫三墳流塞則九丘失别五典喪度則八索潛幾素王殿居明道纘業垂功而五經之化猶日長光六詩之教如川斯逝光者被之則和逝者流無才績是以楚騷嗣

經漢詞託興自此遂有建兩京之芳談張三都之偉跡
羽獵長楊之盛上林子虛之華茂先博物思竭鷦鷯正
平擅才名成鸚䳇富誇平樂之館綺增銅雀之臺哀則
莊忌之時命憤則賈誼之惜誓安仁樂靜閒居遂成仲
宣懷鄉登樓斯作大則天地幽玄之理小則品用物類
之情遠章山川江海之奇近記耳目觸感之異枝分節
拆風遮音移體非一條名難盡述然皆為握珠雕玉之
文飛兔騁驥之作星虹避彩玉石争聲蔚然變觀鏗然

激耳其制也則以情義為主事形為賓假象以畢其辭敷喻以陳其志布條葉之參差以見夫政俗之偉惡發鼓吹之温烈以寓乎時化之興危比不直暴其根興不徒造其址必援小以諷大託虛以証實因功以誦德明正以遷奸善則感發其良心惡則懲創其逸志可謂可興可觀而盡善盡美者也張子某弱冠博學游藝出入諸史驅軼百家力可知新才能述古文林達士視為通人詞囿豪賓共稱大手暇日游息於蓮花之館行讀於

芙渠之濱目遘相如之賦心感長門之事且憫其有楚
聲之哀而美其得周風之正影以形生聲隨響應於是
歷覩前英邈采羣藻外遺珍玩内抽玄思遂擬而賦焉
辭非一篇廣之為四目曰長門四時賦猶言春則花有
重榮而人難再少夏則庶物方盛而紅顔先零秋則羨
牛女之當期悽參商之異軌冬則時已歸成而老將誰
倚雲裳雨袖空承夢裡之歡鳳輦羊車不復望中之幸
瑤堦碧草與愁俱生玉殿朱桃隨容漸落柳腰愧楚難

傚婆娑學曲慚吳終成嗚咽心傳緑綺弧鳳何求情托琵琶離鸞誰怨弔影荷池之流感采蓮之已暮比形月宮之女欲竊藥之無由倚團扇而成歌憶卷衣而增怨歎而不怒哀而不傷意則似於感君恩之尚厚恨已德之未修咎庶行於既往望天眷於復來者也詞匪宏侈制由簡約賓主條章比興交蓄誠上世之流音近代之奇譔也欲引古以証今述馬賦於篇首欲存往以考來刻芳梓於山中且以校藝殊方娛談同志云爾

跋忠賢遺墨卷　陸深

右師山鄭先生遺令一首凡八十六言嗚呼其事至烈矣裔孫暘間以寄示江東陸深既命其族人廉與僴裝潢成卷併附以余忠宣公手柬一通元史列傳二通吕旭鄭忠歌詩二通篆其首曰忠賢遺墨按史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歙人隱居教授徵召不起忠宣公名闕字廷心廬人進士及第守安慶官至行省參政二先生鄉郡交好考之東中語知為莫逆也顧其死節適亦同時

遺令所題戊戌者實至正之十有八年也忠宣死於是年之正月師山之死後六七月耳豈既聞忠宣盡節與忠宣之妻伊伯氏實從以死而師山之妻亦自許不疑豈觀感者有素與何其道之相似也居嘗無事友朋麗澤豈惟相敬愛相激賞以流聲引譽於無窮至於變故之來死生之大而所以相信者益深使後之人跡其故而論之疑若素講而夙諾焉者何其至也嘅惟元氏以材力興非有豐功厚澤迨其季政弛縱不綱偏愛國族

而中原仁義禮樂之懿素無躬履允蹈之實至於南士尤肆觝排醞成禍敗漫不可措忠宣眷深責重守當盜衝明大節於孤城俱碎之日心安義得於茲為正而師山徒以布袍巖棲之士遭逢弔民伐罪之師雅持定志從容自裁視軀命如捐弁髦可以為難矣南士獨何負於元哉予既悼二先生之節而因以附著深慨云爾賜字廷賓受遺令者忠之世嫡也嗚呼尚慎藏之哉

題樗寮墨册

李默

銀臺崑山張石川嘗惠樗寮墨蹟鉅册衡山前峰两内翰題識頗詳惜欵得咎以下六十字不知為何人所補疑必衡山跋後筆也近又得樗寮所書杜甫青絲近聞漁陽三詩筆意絶類蘇黃知為贋本然卷末載九芝鄔尚吉跋語稱其書有硬弩踏箭勁鐵屈銀之喻却與石川鉅册書法殊似豈鄔子本題真蹟而好事者剿置贋本欲以亂真邪予謂作書固貴師古然使向背適宜肥瘦各足加之神韻秀出不逺蹊逕即亦可以名世何必

點畫逼似古人而後為佳雖為文亦復如是乃知世之補本贋本皆過於慕古者也予素不知書輒為此言以自解寧知不為好事者所嗤鄙耶

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 黄仲昭

予友山陰陳君直夫能復其先業於破蕩流竄之餘又能創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復血食於丘園桑梓之間傳所謂善繼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先生記其祠堂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亶其然乎東

白張先生書其記後謂直夫二兄繼卒主其祭者次屬直夫直夫嘗以其子繼伯兄律之宗法決所不可此則非予淺學之所能解也蓋直夫立祠堂時其伯兄尚無恙固嘗主其祭矣嘗主其祭即宗子也按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可見宗子之絕不可不為之立後以主祭也或謂祠堂由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為其兄立後也予又聞呂汲公有言禮宗子

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
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
之禮此又可見祠堂雖立於庶子而祭必主於宗子也
東白先生以理學名一時其言必有所據惜予未及請
問其詳也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識予之鄙見如此直夫
試以予言質之倘別有所聞因風幸以告我

明文海卷三百